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六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王維楨曰廉藺同傳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能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趙奢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括代頗趙敗幾亡故附入之

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頗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頗廢用括括死復用廉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可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李牧

龐煖破燕君殺劇辛

金甡曰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則煖之久為趙臣可知戰國策云齊人有馮驩者史公附驩於孟嘗傳不著後來歸趙事

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虞般佑高
士傳鶡冠子楚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
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絶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
戰國策補注曰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
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金為反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
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
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

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收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固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收恐郭開韓倉亦有差誤耳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

戰國策曰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
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繇請以出示出之袖中
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纆之以布顧公入明
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
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諺
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
於柱以自刺
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習學記言曰藺相如持璧睨柱進執秦王當

是時氣習之所激有志者皆能自奮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矣若夫君子所易則庸人故難之故稱病避頗亦相如之所優為也遷論未盡故著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奇正還相生

習學記言曰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代以騎劫蹶之敗形已具田單出萬死息計僥幸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亡為存可矣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於此學者當細考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愚按語出孫子九地篇

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曰復齊之功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

與於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為齊矣燕不即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

錄附之單傳則知蜀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
老子之後而書蜀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
老子實為之復齊之功蜀實倡之也斯春秋
推見至隱之意歟

五牛揚旌

戹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搖響
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鑾蹕前
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觧五牛於冀
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
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鑾旆

七華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炎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諜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為曜所敗今按田單傳云云賁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

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誣乎以
後代之制修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便事殊謬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元和姓纂曰 衍畢公高之後

今齊湣王已益弱

鮑彪戰國策注曰 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

亦誤

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

鮑彪戰國策注曰稱謚非當時語　補注曰追書之辭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棄臨納覽偏行天子之禮過失也

徐孚遠曰此辭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于天下矣

東藩之臣因齊

戰國策作嬰齊

鄂侯

戰國策校注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

齊湣王將之魯

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東隱曰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之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

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

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
日知錄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
遂有南陽
計猶且為之也
董份曰本言齊雖弃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
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
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

為蘇秦時事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為後人傳録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曰之疏矣

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

燕將下聊城史不著耳其事引衆服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刼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譏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

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

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粟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援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盖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

燕降齊亦度其討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殽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

因史真文忠公反據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陶魏丹封陶商君封衛

困學紀聞曰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邵秦衡曰此燕齊之大事也田單之戰功也何以考之燕世家及田單傳均亦無是事也

鄒陽

習學記言曰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

可以求志反本修飭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張張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說波蕩客游雜襲讒謡汙賤之間以羅困辱所謂不貴其身而詘其德者與董仲舒楊雄異矣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凌稚隆曰按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金甡曰按秦誓刳剔孕婦注引皇甫謐云即比干夫人未詳所出要之古有比語則即以

封比干之墓爲脩孕婦之墓亦可誅紂而并斬妲己褒比干而因恤其夫人亦情理所宜有也

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

鮑彪戰國策注曰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聅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懦矣 校注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

賊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民也

屈原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習學記言曰楚為霸強數百餘年前後君目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讒暗而自用空墮張儀之誤為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比其國之大變也若屈原之明於治亂智足以扶危定傾而疏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為是起蓋五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畧不同而大指可見矣遷乃以為困於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

作夫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而況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狹者若夫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知之又習見賈誼賦詮次失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沿論議至今不能明可重歎也　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徐孚遠曰史記張儀傳別出靳尚不言即上

官疑是兩人也　陳子龍曰上官欲預聞憲令以與幾事非據屈平之作以為己作也王本命平上官無繇竊之耳

國風好色而不淫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頃襄王怒而遷之

岳陽風土記曰太平寺舊傳為屈原宅蓋屈原被逐寓此　日知錄曰雖放流睠顧楚國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困學紀聞曰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者)(三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雎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法言五子篇曰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

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水經注曰湘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歛下大其狀似壺旁有一脚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王世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僭蓋本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

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文心雕龍曰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

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

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

程巨源曰此二句凡兩見

乃為賦以自廣

西京雜記曰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

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

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文心雕龍曰覩

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詞唯賈生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　柳宗元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

耶假令直有鵰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光
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斡流而遷兮

日知錄曰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
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
說文云斡蠡柄也以斗倝聲楊雄杜林說皆
以為軺車輪斡烏括切按倝字古案切說文
既云倝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
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

流而遷張草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為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

文心雕龍曰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

賈生諫

徐孚遠曰時梁王未之國居京師故賈生為

傳得上疏獻替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辨惑曰鄧通傳云文帝崩景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也

凌稚隆曰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　金甡

曰凌氏疑後人增補是也但馬遷卒于漢武末年之說不知何據果爾幷不得稱孝武之謚矣孝文崩孝武立叙法亦不無可議豈原本只至年三十三而止以下俱後人增補耶史公于傳末常有帶叙其子孫交往者儒林傳以周霸孔安國賈嘉並稱自應同在武帝時交友此處又似非後人摹擬之筆大約武帝崩而史公尚在衛宏謂史公卒為武帝所殺其說未可信也至孝昭定謚時史公尚在則不敢知耳自序太初元年注正義曰遷年

四十二歲按此後三十一載便是宣帝本始元年還不以非道終亦未見七十餘歲之必不應活也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曰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為貨而又以國為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伺居何上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為陶朱公是不以國為貨而以身為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於貨也

此奇貨可居

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

金甡曰按無幾得與直貫至爭為太子作一句蓋以長則有長于子楚者以愛則諸子在前親近子楚攄無望與之爭立也索隱截解不合

其母又不得幸
徐孚遠曰其母不得幸于夫人無猜不至與昭王毋等故當立其子
七赴秦軍遂以得歸
愚按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
徐孚遠曰子楚夫人即不常姬也不得為豪家女當以秦質子故有豪家主之得自匿免
食河南洛陽十萬户

水經注曰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内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為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為十萬户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愚按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論衡曰淮南呂氏家富官貴貴故得懸于市
富有千金則觀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
敢譴一字　高誘呂氏春秋序曰時人非不
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
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
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
也　漢藝文志考證曰東萊呂氏曰不韋春
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
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
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

戊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必不誤蓋後世算歷者之差也人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氷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

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金樓曰東西二語事類樗里子又與薄太后

同或薄后本稱引此語

其與家屬徙處蜀

水經注曰永平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

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黃氏日抄曰呂不韋大賈也以居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辨惑曰孔子所謂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七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唐仲友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刼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縱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

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謬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習學記言曰還以刺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沫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固多此人還所褒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荊軻秉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

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
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
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
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
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
世者何如哉　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
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
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
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
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

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沬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沬蓋知義者也而背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

聲相近而字異耳

金甡曰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理亦有之必音沫為劌反涉韋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劌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于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劌之証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

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

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

且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
不聽且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
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
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
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
曹翙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
或進者莊公白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
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
於汶南與之盟

專諸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如專諸之能

吳越春秋曰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闘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正義亦引此以注吳

世家然不如注之於此為切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愚按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窋

而具酒請王僚

吳越春秋曰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吳越春秋曰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

魚三月得其味

曰以匕首刺王僚

吳越春秋曰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專諸

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胸

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吳越春秋曰拜為客卿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

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

說苑復恩篇曰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

心動

說苑復恩篇曰趙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

則豫讓內持刀兵

戰國策曰刃其扞

其友為泣曰

呂氏春秋曰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
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
呂氏春秋曰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
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失吾所為為之矣
豫讓伏於所當遇之橋下
呂氏春秋曰趙襄子游於囿中至于梁馬却
不肯進青犴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
人青犴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

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

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

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

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說苑復恩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

於是襄子大義之

說苑復恩篇曰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

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讓自知遂自殺也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

愚按今國策無此文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聶政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大事記曰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

與哀侯之弑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泄語也

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

辯惑曰多聶政乃辭四字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辨惑曰何必遂字

市行人諸衆人皆曰

辨惑曰多諸衆人字

晉楚齊衛聞之

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乃其姊亦烈女也

戰國策曰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列女傳曰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

甚相悽此之謂也

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楊維楨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

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金姓曰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荊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

如何討箕

荊軻

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徐孚遠曰是時衛屬魏故秦得魏東郡地而衛徙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

愚按蔽疑作襒音斃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襒席

僂行見荊卿

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嘔

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
則往見光
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
水經注曰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
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卿館之於此
與燕督亢之地圖
水經注曰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
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又東逕督亢澤澤苞
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
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

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池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巡涿縣故城南又東散為澤渚督亢澤也　太平寰宇記曰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

遂自剄

水經注曰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荊軻處也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匈奴列傳曰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徙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

陳子龍曰詳語意似舞陽十三時嘗殺人未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如竟成豎子之名不必幼童也

至易水之上

水經注曰易水又東逕西故故安城其南即

閻鄉城也歷逕荊陘北者舊云燕丹餞荊軻於此因而名焉　又曰余按遺傳舊迹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

高漸離擊筑

水經注曰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　日知錄曰淮南子言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荊卿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其朱

焯曰陶淵明詠荊軻詩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
徐孚遠曰荊軻之見秦王也曰蒙嘉其所當
坐在嘉也　金甡曰按論衡云町町若荊軻
之閭言秦王誅軻九族恐恨不已復夷軻之
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
為人庸保索隱曰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
金甡曰按欒布傳云賃傭于齊為酒人保索
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男子為

丈夫尊父嫗為夫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
夫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
云三日斷五足夫
人故言遲是也

金甡曰按聶政傳正義亦引此以釋夫人豈
同此與設而丈人夫人可隨文改易耶指婦
人言者與此處無關而前以夫人稱婦人亦
似無勞詮解論衡云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
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
也按此則引以釋夫人者非其說亦不始于
韋昭

天雨粟馬生角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
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

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

金甡曰按論衡云廚門木象生肉足蓋象字古作鳥與烏字相類傳寫互異未知孰是風俗通則云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主害足此句殊不可解又多一句云井上株木跳度瀆

又言荆軻傷秦王

金甡曰按論衡云高漸離以筑擊秦王賴秦王病傷三月而死比亦荆軻傷秦王之說也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習學記言曰按李斯傳諸侯叛秦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李斯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李斯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税民深為明吏殺人衆為忠臣而二世紀乃云李斯馮劫等諫止作阿房宮省四邊戍二世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李斯是時去秦亡不過年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李斯既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本事也斯趣秦於滅國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

無遺斯自神其術則當別有效驗而國與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與周名列也何哉

雖有黃帝之賢

徐孚遠曰黃帝以征伐建號故以況秦

包九夷

通鑑地理通釋曰李斯曰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呂氏云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畧可方見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

言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左傳楚武王克州蓼
服隨唐大啓羣蠻爾雅疏夷有九種曰畎夷
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謂
東夷也楚秦所包蓋西南夷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愚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睢用之李斯再用
之荀子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餘冬序録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
學爲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

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
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
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
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者
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乎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蓋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
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董份曰言孝子謹身事親不蹈危險也指胡
亥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
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
公不及整頓處

鑠金百鎰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
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
不可搴也下云搏必隨手刑

心將能拂世摩俗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

愚按拂與矯同索隱非是下云廢其所惡立
其所欲何嘗與世情拂戾

高聞李斯以為言

凌稚隆曰言高令二世不坐朝廷也

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

余有丁曰疑即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
敵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
遂劫其君

韓詩外傳曰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

辨惑曰多下其中子三字

與宦者韓談

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誤也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愚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

愚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
蛇而北

愚按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
辨惑曰不字當作豈

乃吞藥自殺

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

塹山堙谷起臨兆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

忠不足相也

史記疏證卷弟四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弟二十九

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金甡曰按下文云卒為請決則夫亡之說不合

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註誤　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註所云則方發其夫遁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

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是也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孔叢子獨治篇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

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徐乎遠曰餘不受辱當泄姓名故曰見小辱而死一吏也

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墮不相從也

淩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録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曰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

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

史詮曰宋本無而字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水經注曰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略地命燕趙蒯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

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余有丁曰此語為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

將軍毋失時

史詮曰宋本將上有願字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金蟠曰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illegible]

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為契真曲說也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
水經注曰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
水也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而俗謂之故壁城
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一納左車
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
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水又屈逕其壘
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緜蔓水　愚按陳餘為
張蒼所得見蒼傳

漢七年

史詮曰高祖五年以後紀年皆無漢字史傳有之蓋刋落之未盡者也

禮甚畀

史詮曰漢書禮作體

要之置

徐孚遠曰要之置者謂彊要高祖置栢人置頓也　日知録曰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横傳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　愚按舊本置下有厠字觀索隱可知凌稚隆云漢書亦有厠字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

田汝成曰貫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捕及上言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者高也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来何耶　徐孚遠曰貫高詔所逮不死即當来孟舒等無主名故自髡鉗爲王家奴也

不侵爲然諸者也

史詮曰侵猶過越也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

法言曰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習學記言曰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因無異故獨患無身耳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為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為漢名將按管仲請囚子路以為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於死故

也季布不死免高祖報怨之過於義猶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為身計乘時伺間蓋將奮其姦椎以毒螫生民此法之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因而惜其死也

封為甯陵君晋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愚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国寧陵故屬陳留晋地理志梁国寧陵故伯國葛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

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注水經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

史詮曰漢字衍此即田榮賜之印也

漢王二年

史詮曰王字當刪漢書無王字

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茅坤曰漢眼知羽之欲有梁地而故以分王
魏王豹於河西故棄彭越之請魏拜之為魏
相國以徇梁地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史詮曰漢五年衍文漢書無此三字

傳處蜀青衣
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
也注曰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孝惠
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

華陽國志曰漢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置
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漢民

遂夷越宗族

史詮曰古本越上有彭字

喋血乘勝曰有聞矣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
不死以其囚虜蓋志欲有為也

欲有所會其度

楊慎曰其度二字不可觧意云度其故亮以
此也　僉牲曰按會其度者謂求合其度內

之規畫也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愚按急就章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破之青波

愚按陳涉世家索隱曰青波地名

淮南王曰

日知錄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

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
諸書其稱未一
漢五年布使入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
入九江
史詮曰漢五年衍文漢書削此三字六年更
作五年
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徐孚遠曰以年表無國邑名故知為關內侯
也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愚按布未滅時長已立為王及布滅遂即位

淮南王傳可証也此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與前書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其事不為複

出然書法則贅矣

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

水經注曰渙水又東南逕蘄縣故城南地理

志曰故垂鄉也

封賁赫為期思侯

金姓曰按年表賁赫無後其封不傳以布族

滅其家也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習學記言曰韓信事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開闔變化皆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號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是始至蒯通掉舌縱横使已合者幾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哉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於夷滅信雖不足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

自覽無恠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共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於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迫以不得不與終則徼幸於必不可為以黥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名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水經注曰淮水右岸即淮陰也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

國王莽之嘉信也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
通鑑地理通釋曰興元府城固縣有韓信臺
即高帝置壇設九賓之禮拜信為大將
有背義帝之約
史詮曰荀紀新序有作又古字通用
何所不散
史詮曰荀紀散作勝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通鑑地理通釋曰申陽王河南鄭昌王韓司

馬邛王殷呂氏曰漢王降申陽而置河南郡降魏豹而得河東郡虜司馬卬而置河内郡三河之地皆為漢有矣故告諸侯之辭有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之語也

以木罌缻渡軍

楊慎曰木罌缻渡軍者取罌缻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非如韋昭之說

醳兵

余有丁曰按此上文已有休兵語此醳字當

依劉解不可一例

目請立張耳為趙王

徐孚遠曰張耳向嘗王趙地即其故國立之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

邵泰衢曰細柳之營天子先驅不得入況漢使而即馳入壁乎入壁猶可而印符在將軍之肘腋可易奪乎夫亦從誰手而奪之乎即或奪之亦必親奪之信耳也又胡為起而知

漢王始驚乎況麾召諸將而易置之為時亦少間矣豈信耳聽漢使之奪符印而猶偃仰高卧待易置畢而始起視乎倘項王詐稱漢使入辟信耳之頭不且入羽囊乎且諸將不見信耳忽有他人坐其上而易置之能無譁乎左右不得其解

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愚按徐所引與水經蓋有不同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成縣西又北過平

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於海酈道元注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齊人蒯通

日知録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

日知録曰容容即顒顒字

遂謝蒯通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愚按戰國策曷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記耳

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

法言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嚱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嚱況拊鍵乎

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

水經注曰淮陰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於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

即信母冢也

待豨報

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變之語考豨傳豨招致賓客為周昌所疑一時懼旣遂陷大戮非素畜反謀也且已部署而曠日待豨報信亦不知兵機矣此必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者

信方斬之曰

史詮曰宋本無之字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云信都

羅壁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説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望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姬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説但為韓王名信都劉説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為沛公使韓信略立韓地 立横陽君成為

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羅泌路史發揮曰虞帝之末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徒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

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往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囙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

由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周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日知錄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史詮曰與字衍文

盧綰

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東安縣志曰盧王屯在常道鄉東南二十五里漢盧綰屯兵在此與劉賈夾攻取燕今名盧邨

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日知録曰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陳豨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名豨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王十一年此云十年不

知何也　金姓曰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
崩八月陳豨反韓王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
王黄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作十一年者自
叙此年誅信事不覺將豨落後一年然是時
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　田叔傳亦
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為大王
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為大者北音相誤也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黄於曲逆下
史詮曰王黄二字衍文按樊噲傳虜大將王

黄則擊斬為誤也
不罵者黥之
金姓曰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邪人進說
吳寬曰邪人前韓王信令王黄等說誤陳豨
是也非淮陰也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授且秦復得志於天下
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
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于楚趙無

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
齮齕非但蚊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救註
全誤
反攻項羽於城陽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日知錄曰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
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
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
王而淮陰侯傳言攻殺龍且於濰水之上齊
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
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

石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
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
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
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
陽矣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金甡曰按華無傷為灌嬰所虜見嬰傳

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
水經注曰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
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灌嬰破田橫於城下

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
水經注曰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
亦曰湯亭晉太康地理記並言田橫死於是
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
為春秋之尸氏也
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劉子翬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
人果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
所得死士可勝論哉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
戰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安在史遷欲成

田横得士之名故寔世俗之傳如此或者未必盡然也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

日知録曰謂以横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習學記言曰蒯通論戰國權變為八十一首

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

而班固不言